



中世纪伊斯兰教对科学的矛盾态度及其原因

王小红*

在探究宗教和科学的复杂关系时,从中世纪伊斯兰教对科学的矛盾态度入手进行案例剖析的工作相对不多。本文基于对《古兰经》文本的解读,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中的“萨布拉命题”(Sabra Thesis)的视角,剖析中世纪伊斯兰教对阿拉伯科学的矛盾态度,试图探究伊斯兰教和科学看似扑朔迷离关系背后所隐含的某种机制,即宗教教义与科学的某些契合之处以及宗教对科学进行的工具主义的利用;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的冲突,以及两种文化形态在精神本质上的矛盾。

中世纪的阿拉伯是指8~14世纪的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世界),通常所说的“阿拉伯科学”是指这一时期阿拉伯地区的科学。在当时,知识一般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宗教相关的“传统科学”,它是阿拉伯人为了使新入教的各个民族和自己的子孙能正确了解《古兰经》的教义,以真主安拉的启示为核心而创立的知识,主要包括古兰经学、圣训学、教义学、教学法等;另一类是世俗的“理性学科”,诸如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世俗学科的知识。本文探讨的阿拉伯科学特指中世纪阿拉伯世界世俗的理性科学。

一、中世纪伊斯兰教对科学的复杂态度

中世纪前期,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和崛起,与伊斯兰教的创立和发展完全同步,基于伊斯兰教统一起来的阿拉伯帝国,其科学曾引领世界数百年,而科学在阿拉伯世界的兴盛,除得益于近东地缘文化优势、阿拉伯人视野开阔和心胸宽广的民族心性、帝国的和平昌盛等优越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

* 王小红,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政教合一的国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对科学活动的大力支持。然而,伊斯兰教对科学又并非始终持支持态度。到了中世纪后期,阿拉伯科学在走向衰落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伊斯兰教对科学的限制。

1. 支持态度的体现。首先,在对待外族文化以及异教科学家和学者方面,伊斯兰世界持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伊斯兰教是重视知识的宗教,无论是对外族文化,还是对外族的有知识的异教徒,它都比较包容。研究表明,面对先进的外来文化,虔诚的穆斯林们并非只是被动接受,更没有盲目排外。萨顿奖章得主、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伊斯兰科学史家阿卜杜勒哈米德·萨布拉(Abdelhamid I. Sabra, 1924~2013),挑战了奎因代表的以往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观点。^① 萨布拉论证,伊斯兰文化并非被动地将古典希腊科学转移过来,而是面对先进的外来文化,阿拉伯人先主动地“占有”(appropriation),继而又“吸纳”(naturalization)。这个观点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称为“萨布拉命题”(Sabra Thesis)。^②

“占有”而非“转移”的观点是一种跨文化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结论,萨布拉基于多年的研究指出,实质上我们在理解“占有”这个行为时,指的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③,阿拉伯科学就是这样“占有”发源于古希腊的科学文化遗产的,从而使得原本并非发源于伊斯兰文化的科学成为伊斯兰自身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占有”的进程中,阿拉伯人积极寻求获取翻译古希腊学术著作,主动地向被征服地的人民学习,使伊斯兰文化负载多样的实践和精神财富。随后的吸取和采用进程中,阿拉伯人根据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思想,对外族文化加以修改,使其适合伊斯兰精神,从而实现外来文化在伊斯兰世界的本土化。例如,穆斯林教徒在相信《古兰经》和《圣训》是宗教法律和经验的总结的同时,也不否认希腊哲学是一种关于世界真相的真实原因的知识。于是,他们将二者加以调和,使“闪族宗教和希腊知识第一次真正地结合在一起了”^④。中世纪阿拉伯世界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家有两类:一类是非穆斯林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另一类是阿拉伯本土的穆斯林学者和专家。在阿拉伯帝国前期,众多优秀的非穆斯林学者从叙利亚、埃及、波斯、印度云集到此,

①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_I._Sabra.

② Hasan Unut, "A Life Devoted to History of Islamic Science: Abdelhamid I. Sabra," <http://www.worldbulletin.net/history/126715/a-life-devoted-to-history-of-islamic-science-abdelhamid-i-sabra>.

③ Tzvi Langermann, "Abdelhamid Ibrahim Sabra 1924-2013," *Arabic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4 (2), September 2014, pp. 309-312.

④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6~127页。



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有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以及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他们因为拥有知识和智慧,在伊斯兰世界不但没有受到排挤,还受到穆斯林们的尊重,有些人甚至还被哈里发以优厚待遇聘请为王室从事翻译和科学研究活动。

其次,在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原则上要求政与教协同统一。作为国家元首的哈里发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首领,哈里发们积极支持科学事业的主张也体现了作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对科学的支持。830年,阿拔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阿卜杜拉·马蒙(813~817年在位,复位时间为819~833年)在巴格达建立了著名的翻译机构,这个翻译机构设有天文台、翻译馆和图书馆,并聘请了一批专职翻译人员进行翻译工作。马蒙在位时期也是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的关键时期。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使阿拉伯人很快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为进一步的科学创造打下了基础。后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拉赫曼三世(929~961年在位)和其子哈克木二世(961~976年在位)在位期间,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达到了巅峰状态,阿拉伯科学也进入了鼎盛时期。拉赫曼三世在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创办了在世界教育史上居于卓越地位的科尔多瓦大学。哈克木二世在科尔多瓦建立了27所免费学校。此外,988年,法蒂玛王朝大臣亚尔古布本·克力斯在哈里发阿齐兹(975~996年在位)的支持下,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清真寺建立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爱资哈尔大学。法蒂玛王朝不仅以优厚的待遇网罗各方的伊斯兰学者来任教,还为爱资哈尔大学提供固定的土地收入为教授发俸禄和支付学生的费用。

最后,伊斯兰教对科学有着神圣的启示。伊斯兰史权威奈斯尔说:“《古兰经》最早包含了行动和冥想这两个范畴的知识根源或原则。”^①在很多穆斯林教徒看来,《古兰经》作为真主的启示,是全部知识的源泉,包括科学知识和指导人们思考、行动的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奈斯尔认为:“没有‘伊斯兰’的精神,伊斯兰科学的兴起和它后来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②

2. 限制态度。本文用“限制”一词,是因为伊斯兰教与科学之间虽然发生冲突,但是并没有走向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事实上,伊斯兰科学史家萨布拉在其代表性论文中论证道,阿拉伯科学的衰落是发生在接受和同化的背景下,只是当人们仅仅在工具主义的知识观所设定的范围内接受和从事科学活动,衰落就开

^① Seyyde Hossein Nasr, *Islam Religio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Harper Collins e-books, 2007, p. 42.

^② Seyyde Hossein Nasr, *Islam Religio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Harper Collins e-books, 2007, p. 4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始了。^①

随着翻译运动的进行,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教徒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其思想得到很大解放,理性思维得到发展。不同神学派别从维护信仰出发,对一些神学问题展开争论,出现了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现象。当时的主要派别有哈瓦立及派(极端民主派)、什叶派、穆尔太奇赖派(意志自由派)、苏菲派等,其中,受希腊哲学影响最深的是穆尔太奇赖派。穆尔太奇赖派十分推崇理性。该派因得到同样青睐理性的哈里发马蒙的推崇而盛极一时。然而,到了哈里发穆塔瓦吉勒(847~861年在位)执政时,该派却因过度推崇理性被宣布为非法。此外,被誉为“正统派宗教学的泰斗”的安萨里从维护伊斯兰教的正统信仰出发,对一些有着自由思想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如法拉比、伊本·西那(拉丁名为阿维森纳),以及伊斯兰教亚里士多德式的哲学家进行批判。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不愿看到理性思维的膨胀,因此哈里发不再热衷于支持科学事业。科学失去精神和物质的支持,加之整个帝国的衰落,导致科学的发展受到限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二、支持态度的原因分析

1. 伊斯兰教是推崇智力、重视知识的宗教。作为伊斯兰教的最根本的依据,《古兰经》认为要理解教义,认识真主的迹象和伟大,穆斯林们必须具备一定的智力基础,因为真主的迹象往往“保存在学者的胸中”(29:49)^②,安拉曾对智力说:“在用我的力量和威严创造的万物中,我只喜欢你。我愿意通过你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我愿通过你给人们以恩惠。我愿通过你确认人们的行为。我愿通过你给人们以惩罚。”^③对于有知之人与无知之人,安拉规定了两种不同的结局:“我已为他们中不信道的人而预备痛苦的刑罚。”(4:161)^④但“他们中学问渊博的,确信正道的……我将赏赐他们重大的报酬”(4:162)^⑤。《古兰经》用大量篇幅规劝穆斯林去研究自然、追求知识,如“知识是人最美的装饰”,

① Abdelhamid I. Sabra, “The Appropriation and Subsequent Naturalization of Greek Science in Medieval Islam: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History of Science*, 25, 1987, pp. 223-243.

②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③ 张晓丹:《东方智慧的第三次浪潮——阿拉伯科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1期。

④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⑤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谁能教我一个字,我愿做他的奴隶”,“不断寻知,从摇篮到坟墓”等。^① 伊斯兰教对知识的重视,使得伊斯兰世界在面对异族文化和异族学者时持有一种宽容、开放的心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阿拉伯人虚心向被征服地人民学习,吸收并同化外族的先进文明。

2. 伊斯兰教对科学的神圣启示。科学活动成为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知的;二是活动主体必须具有感性认识能力和理性认识能力。伊斯兰教认为这两个条件真主都已赐予人类。首先,伊斯兰教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古兰经》中多处出现“迹象”一词,认为真主借各种“迹象”显现于万物之中。例如:“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利人航海的船舶,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借它而使已死的大地复生,并在大地上散布各种动物,与风向的改变,天地间受制的云,对于能了解的人看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2:164)^②“他曾以太阳为发光的、以月亮为光明的,并为月亮而定列宿,以便你们知道历算。真主只依真理而创造之。他为能了解的民众而解释一切迹象。”(10:5)^③其次,伊斯兰教认为,每个出生的婴儿都具有认识真主的天性。《古兰经》有言:“我确已为火狱而创造了许多精灵和人类,他们有心却不用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7:179)^④“他以智慧赋予他所意欲的人;谁禀赋智慧,谁确已获得许多福利。惟有理智的人,才会觉悟。”(2:269)^⑤可见,真主不但赐予人类眼、耳等感官,使人们拥有观察、听闻的感性认识能力,还赐予人类心(这里应指的是大脑),使人类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

直到16世纪,欧洲的科学家们仍然认为,所有的恒星都镶嵌在天上,并且整个天空连同全部星球都一起以地球为中心旋转着。然而,早在1400年前,《古兰经》就指出日月及其他天体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尺度:“太阳不得追及月亮,黑夜也不得超过白昼。日月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36:40)^⑥“日月是依定数而运行的。”(55:5)^⑦除此之外,蕴含于《古兰经》中的科学预设还有很多,并且大部分已被证实是正确认识,还有许多是使今天的科学家们仍旧大为惊讶或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事实。这些预设作为安拉的天启激发了穆斯林对自然界的极大兴

① 张晓丹:《东方智慧的第三次浪潮——阿拉伯科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1期。

②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③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154页。

④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⑤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⑥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

⑦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趣,促使他们积极探索世界,思考问题。

《古兰经》把观察大自然的奥妙的学问称为智慧。^① 智慧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关于真主的智慧;二是关于真主创造物的智慧。前者关乎信仰,后者关乎世俗生活。在信仰层面上,伊斯兰教以后世的归宿(进入火狱或天园)作为标准将善学和愚顽之人明确地区分开来。“我确已为火狱而创造了许多精灵和人类,他们有心却不用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7:179)^②在世俗的层面上,伊斯兰教把求知与现世福利联系起来。“他以智慧赋予他所意欲的人;谁禀赋智慧,谁确已获得许多福利。惟有理智的人,才会觉悟。”(2:269)^③这表明穆斯林的求知行为在目的、动机上具信仰层面和世俗层面的双重性。另外,伊斯兰教赋予人类在自然界很高的地位,认为人类作为地球上的智灵生物,是奉真主之命来代治大地的,而不是来赎罪的。这种思想观念大大提高了穆斯林追求知识、探索世界的积极性,也使得他们更加重视与实际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技术。

科学活动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活动首要的和基本的方法就是观察和思考。据统计,《古兰经》中教人观察和探索自然奥秘的内容就有700多处,如:“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天地的主权和安拉所创造的万物吗?”(7:185)^④“你说:‘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10:101)^⑤“你说:‘你们当在大地上旅行,然后观察否认使者的结局是怎样的。’”(6:11)^⑥另外,《古兰经》中教人运用理智进行思考的内容有300多处:“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9:9)^⑦;而“你们为何不思考呢?”“以便你们思维”“对于有理智的民众其中确有许多迹象”等鼓励人们思考的经文数不胜数。此外,《古兰经》还贬责那些不善于思考的人,如“他们怎么不沉思《古兰经》呢?难道他们的心上有锁?”(47:24)^⑧

决定科学活动能否进行下去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对待科学的态度。《古兰经》和《圣训》把求知规定为穆斯林的积极天命,并认为只有通过求知,才能发现自然界的奥秘,印证安拉的存在和完美,从而坚定自己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所倡导

① 参见[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第1册,纳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3页。

②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③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④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⑤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⑥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⑦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4页。

⑧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页。



的这种通过对自然界的积极探索、以世俗行为求证信仰的认知态度,无疑是进行科学活动所必需的态度。

3. 伊斯兰教对科学和理性进行了工具主义的利用。在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原则上要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与哈里发支持科学事业的政治主张协同。再加上阿拉伯帝国版图辽阔、民族成分的复杂性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使得哈里发们必须把《古兰经》当作黏合剂,才能把涣散、纷争的各个民族团结在伊斯兰教的大旗下,从而更好地组织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科学家们共同从事研究、测量、翻译等与科学相关的活动。除此之外,伊斯兰教的宗教生活有许多仪式涉及自然规律,需要用相关的科学知识才能很好地完成。例如,随着阿拉伯帝国的不断扩张,伊斯兰教在广大被征服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圣城麦加被规定为伊斯兰教礼拜和朝觐的中心。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每年要到麦加朝觐、每天要朝麦加的方向做五次礼拜。这些宗教生活需要对麦加的具体方位进行确定。又如,伊斯兰教对每年斋月的起始时间有严格规定。穆斯林“见月(指新月)开斋、见月封斋”,并以此制定伊斯兰年历。这些宗教生活需要对新月(阿拉伯人以新月的出现为标准)的出现及其规律进行观察和总结。为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穆斯林们积极探索相关的科学知识,从而与之有关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建筑学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是,随着阿拉伯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宗教讨论进入到深入研究阶段,开始探讨命运和前定等问题。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和犹太教徒之间就“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宗教主张最正确”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已掌握并能够娴熟地运用古希腊的哲学和逻辑学,因此,他们在辩论中的逻辑思维能力相对穆斯林略胜一筹。但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穆斯林在翻译古希腊学术著作柏拉图《理想国》《蒂迈欧篇》《法律篇》、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解释篇》《范畴篇》等时不忘学习其中的逻辑学和哲学。通过翻译和学习,穆斯林学者们领悟到思维的无限快乐,进而将古希腊逻辑学和哲学当作智慧和思维的结晶来研究,于是造就诸如法拉比、伊本·西那、伊本·鲁西德等当时闻名于世的穆斯林哲学家和科学家。

三、限制态度的原因分析

1.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冲突。一般来说,谈科学必论及理性,然而理性并非科学的专利,宗教也包含理性的成分,只是这两种理性有所不同罢了。

科学所涉及的理性被称为科学理性,其包括实证理性和逻辑理性。科学研究要求必须以经验事实或实际数据为依据,并用经验或实验结果去证实之前的理论或假设,这样的理性即是实证理性;在理论论证的过程中要采用恰当的逻辑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形式、逻辑方法并遵循一定的逻辑法则,这样的理性即是逻辑理性。科学的这种强调实证和逻辑的特点决定了科学的本质属性是理性。由于自然科学“主要是经验性的,它归根到底要诉诸观察和实验”,“观察或者实验,既是研究的起点,也是最后的裁判者”。^①因而,科学理性实际上更侧重于实证理性。

宗教所涉及的理性被称为宗教理性。宗教的认识方式主要包括象征、直觉和隐喻等。“一切权威,只要它没有理性确证,就是相当软弱的,真正的理性依靠其内在的威力,不需要任何权威的支持。”^②为了从理智上坚定信徒们的宗教信仰,宗教也需要运用实证和逻辑的方法对神灵和神秘世界的存在与伟大加以证明。例如,伊斯兰教提倡运用理智来观察和认识自然界,从而认识真主,并且还运用古希腊哲学和逻辑学来完善它的宗教理论体系。然而,与科学理性相比,宗教理性是不彻底的。在宗教领域内,理性只是维护信仰的一种工具,理性终究要以信仰为前提,而不能超越信仰所允许的范围。例如,即使上帝或真主创造的物是可怀疑的,其最终的前定(上帝或真主)的存在和伟大却是不容置疑的。对于宗教信徒来说,信仰绝对不可被怀疑,否则宗教也就不能称其为宗教了。

在宗教世界里,信仰压倒一切。宗教信仰的绝对权威和宗教理性的不彻底性,决定了理性的发展只能限定在信仰许可的范围内。然而,科学发展却要求冲破这种束缚实现理性的彻底性,因此科学与宗教走向冲突便不可避免。随着穆斯林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对古希腊哲学和逻辑学的攫取和归化,其理性思维得到极大发展。其中,造诣最高的是穆尔太奇赖派。该派认为,理性才是信仰的最高准则,信仰要以理性为基础和证据,失去理性的信仰便是盲目的,会把人引入多神崇拜的歧途。另外,检验认识正确与否、判断行为善恶与否也要以理性作为最终的评判标准。穆尔太奇赖派虽然在早期得到同样崇尚理性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们的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许多教法学家和圣训学家的强烈反对,并于公元9世纪下半叶被哈里发穆塔瓦吉勒宣布为非法,公元12世纪末,该派已完全消失。另外,伊斯兰权威安萨里对伊本·西那、法拉比等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和世俗哲学家的批判,也致使那些深受希腊理性精神影响的世俗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为世俗科学争得的地盘越来越受到遏制,以致于萎缩。

2. 宗教思想体系的保守性与科研精神的开拓性相矛盾。任何一种宗教思想体系,一旦趋于完善,便会想方设法维护这种完善,不允许有与之相悖的思想观

^① W. C. Dampier,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Fourth Edi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XV.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4页。



点的存在,这就是其保守性。“不仅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一个民族也是其文化的产物。要维系一个民族的存在必然要维系这个民族的文化。”^①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就是要维系伊斯兰教。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思想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因为宗教思想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需要综合当时各种思潮、认识、观点和看法,当然也包括科学知识。然而,一旦某种宗教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世人的普遍信仰,便自然而然会对外来的冲击形成巨大的反弹力。事实上,不光是宗教,科学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也具有保守性的一面。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问世之初,以洛伦兹为代表的众多科学家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思想,而千方百计去维护牛顿的经典理论就是很好的证明,这种已有成熟范式对新思想的抵制,在科学发展史中是屡见不鲜的,库恩精辟地论证了科学发展就是在已有范式和创新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但是,在阿拉伯科学兴盛时期,由于还未形成自己的独立形态,科学是具有非常顽强的进取精神的。随着科学发现的不断增多,人们的世界观急剧地变化,传统的思想观念纷纷受到挑战,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宗教。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随着希腊哲学的进入以及阿拉伯科学和理性的发展,伊斯兰内部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教派,他们的很多观点对伊斯兰教的正统思想形成了巨大冲击。例如强调理性的穆尔太奇赖派在关于真主的认识上虽承认真主有本体,但不同意传统的真主有超本体的属性的主张,否认将真主拟人化的神人同体说,这与《古兰经》中描述“真主的脸和手”“真主登上宝座”等经文是相悖的。在哲学、医学和物理学上都有突出成就的伊本·西那认为:“物质是永恒存在的,并非真主所创造”,“凡物都有其本原的存在定数”^②,这与伊斯兰教正统的创世教义是相违背的。于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3. 偶然因素。哈里发们个人对科学和理性的好恶、政局的变动等偶然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宗教对科学的态度。阿拉伯帝国历代哈里发一般都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积极赞助科学研究,甚至有些哈里发本身就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例如深受波斯文明影响的哈里发马蒙,酷爱希腊科学,极其推崇理性,同时也特别青睐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有识之士。强调理性的穆尔太奇赖派正是在他的推崇下盛极一时的。哈里发哈基本人对天文学十分感兴趣,他曾建立过一座观象台,并亲自参与天象观测。然而,并非所有的哈里发都崇尚科学和理性。例如,哈里发穆塔瓦吉勒将崇尚理性的穆尔太奇赖派宣布为非法,并恢复了逊尼派的正统教义。穆尔太奇赖派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被逊尼派所替代。这一政局的演变,使得伊斯兰世界过去那种宽容、乐意吸收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大门也被关

① 傅有德:《论犹太人的尚异性》,《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2期。

② 张秉民主编:《简明伊斯兰哲学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上了,科学的发展从而受到了限制。另外,十字军东征(1097~1291年)给阿拉伯帝国带来的全面动荡,就像帝国内部的政治衰落一样,同样也成为它终结的原因。

结 语

爱因斯坦曾说:“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①伊斯兰教与科学,一个供给着精神文明,一个承载着物质文明,二者在互补与冲突的复杂的动态关系中共同推动着伊斯兰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上述考察表明,伊斯兰教对8~9世纪的科学有过“占有”和“吸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成了一种新的独有的科学传统,并且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它曾经是世界智识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为什么阿拉伯世界的黄金时期早已不在?我们上述讨论也剖析了伊斯兰教和科学这两种文化在精神特质上的冲突,只有人文精神的文明才会孕育科学,因为人文精神的本质是包容、保护并促进不同意见和创见,哪怕这些意见和创见与主导文化相冲突。^②对中世纪伊斯兰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世界科技发展史,还可以深化我们对宗教及其与科学的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的认识,同时也为我们抛弃宗教—科学二元对立的呆板图像提供了新素材。

① [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徐良英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2~183页。

② Hillel Ofek, “Why the Arabic World Turned away from Science,” *The New Atlantis*, Number 30, Winter 2011, pp. 3-23.